



格桑花盛开的地方

◎吴庆

## 女儿的礼物

◎贲知友

去年的这个日子,是我最高兴的日子,女儿送给我一件很重很重的礼物,那是我的外孙出生了。

头一天,女婿从南京赶回来为岳父过生日,说是“岳丈五十三,女婿请吃三顿饭”。头一天晚上,我们睡得很香,以至于临产的女儿下半夜肚子疼,我们都不知道。女儿女婿到楼上轻轻收拾了待产的衣服去了医院,我们都没醒。凌晨四五点钟,女婿打来电话说:“我们已经在医院了,惠惠要生了。”着实把我们吓一跳,赶紧收拾东西开车去医院。

同我女儿一同进产房的有两三位孕妇,由于疫情影响,我们只能在产房外的走廊里焦急等待。分娩是痛苦的,这时候我想象出我的母亲在生我时那痛苦的神情,想到了我爱人生我女儿时那撕心裂肺的叫声。我们都应该感恩自己父母的养育之恩啊!来回进进出出的医生忙碌着,我们一群在外面等待的家属们看到有医生出来,都异口同声地问:“生了吗?”医生都说同一句话:“快了,没事,有我们呢。”上午九点五十八分,医生推开门告诉我:“你

家女儿生了,小子六斤三两,母子平安。”我们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。医生让我们快去准备一碗稀饭,最好是红糖米粥。这时我们才想起来,产后需要吃一碗稀饭补补身子,赶紧驱车前去何盈记早餐店买红糖米粥。

一路上,我车开得既快又稳,随手打开电影《咱们的牛百岁》的插曲《双脚踏上幸福路》,一边听歌一边跟我爱人说:“我们都升级了,做爷爷奶奶了。”从此,我们家又多一个新成员,又多了笑声、期盼与牵挂!

## 我的“海岛电影”

◎安笛子

我从白得发亮的栏杆间望下去,阳光与我一起俯身,视野中是被劈开的雪浪层层,顺着雪花飞溅的方向慢慢抬眼远望,是不知尽头的蓝。

这是旅行电影的开场,取景地所在的列岛名叫“嵎泗”。我,本场电影的导演、摄影、编剧、主演,此刻飘荡在全然陌生的海域。

海浪翻涌的声音带来了闪回。大海,是我与亲友同游的绚丽底色,却也牵着我小时候初次看到大人们走向海中而生的巨大恐慌,倒映着我曾被巨浪浇头的狼狈,翻涌着曾在海边爆发的矛盾。可正因悲喜回忆都有相关,我才会千里之外,仍惦念着海的模样和声音。

船慢慢荡进港口,靠岸时的声响为我的电影主线正式敲了开场锣。临海处是一簇簇粉刷过的房屋,形成海边一座座小小的山头,远近高低,大都是规整的平房,民宿招牌与晾衣绳错落,为吸引目光而绘的彩墙彼此争艳。各家自划的菜畦也大小不一,小的藏在每一条“山路”的拐角,大的就延伸成片。虽都无标牌,大咧咧摊在路边,却各有其主,主人们彼此相熟,扛着锄头、挎着菜篮打了照面,各自在三分地里忙碌起来。

这菜畦的成果显然很喜人,清晨与日落后,路边菜摊子会按时登场。仍是每人几步地界,你的泡沫箱与我的防水布相邻,他的秤盘又与她的塑料袋凑在一处,貌似紧密得有点杂乱,摊主心里却自然泾渭分明。每样菜都鲜得人心痒,乃至

心生遗憾:怎么不是我住在这里,买这样好的菜呢?欲真买几个带走,又恐离岛时,它们早已失了鲜活。

好在,我虽做不了菜摊的买家,却有幸做个岛上的食客。一盘炒花螺端了上来,镜头晃动,恍惚间,我又回家了。这又是新的闪回:回忆的片段里,我自能独立上桌吃饭时,便晓得怎么吃花螺。白煮、清炒的倒也罢了,若是重味红烧的,还忍不住要先吸过螺壳外裹着的汤汁,然后拔了“圆盖子”,拿起牙签,挑出里面的螺肉来,小心去了肠子和尾部,再心满意足地把一点白肉咬去。因为是从小吃惯的菜,做惯的动作,不多时,我面前已堆起螺壳的小山。

饭饱,往环岛公路漫行而去,阳光里,我拍到了绝佳素材。一群衣着鲜亮的人骑着色彩不一的电动车,喜气洋洋飞驰而来。海浪拍着浅滩,在阳光下变作奢侈的洒金效果;衬着高崖万丈,碧空如洗,人的喜悦跟着盘旋的公路蜿蜒,海风再起,便把电影推到激动人心的潮头。

不过,电影气氛不能总是一路高攀,需要慢慢收敛,好准备静谧的落幕。

公路向上入山可达一处庙宇,大悲山灵音禅寺。“大悲”之名背后是一个颇具教化意义的故事:当初修寺时,住持遇云游僧提醒,称大殿房梁不稳,重修才能免祸。新寺初成,住持不愿多耗成本,没采纳。后来,大梁果然塌毁,众僧仓皇逃出,幸无伤亡,而山门外的石头显现“悲”字,方知当年是观音化形,山头就此更名。

我很愿意相信这样的故事,人心需要一定对超然之力的敬畏,才能时常看见自己的局限;而这样的故事存在,虽有教化的严肃,本身却也带上传说自有的浪漫神秘。

我在山门下停好车,周遭静极了。此处不是景点,我成了唯一上山客。入寺闻诵经声,走到大殿前,与一位僧人相遇,对方神色平静地走入经堂,加入对佛语纶音的齐诵之中。大殿果然供着观音大像,我默默合掌一拜,没作任何祈求。

拜过起身,诵经声仍环绕着做背景音,久久未停,它将我推入一个奇异空间,此时没有他人,我便与尘俗暂隔,而那修心论禅的世界,我却也不曾踏足。我是两方的局外人,却没有不安。我在一瞬间放弃了进退,在这个仅有我存在的空间里,风吹走我所有思虑,洗去我冲上山来的淡淡疲惫,我的心骤然沉入安静水中,经历一场短暂却畅快的洗礼。

我准备与此地告别了,恰巧几只白鸽聚在阶下,也不怕人,眼睛十分有神。它们上方的小轩里,供奉着四大天王,阳光下圣像熠熠生辉,我抬头瞻仰,一只鸽子忽然振翅飞去,掠过天王足下,最终居然站在山门前,看着大路方向,一动不动。

我在原地站住,看小鸽子沉静背影,猛想起那句“山光悦鸟性”来,这可遇不可求,似有禅机偏又可爱的情景,原来千年以前早被写尽。我能做的,也只有趁机拍下,为我的“海岛电影”添上一份俏皮的落幕。

## 美丽西山岛

◎刘伯毅

走马天下

苏州西山岛在太湖深处,离最近的湖岸有4000多米,几千年来,它的幽静和美丽,铭刻在有幸来过的人心里。

西山岛上有名的山,我认为石公山。它三面环水,一面背倚丛岭,满山翠绿,如青螺伏水,似碧玉浮湖,之所以说它有名,是因为它还是我们熟知的很有文化味的太湖石原产地,《水浒传》花石纲的故事也与这里相关。自古以来,石公山就是太湖石的重要采集点,尤其是艺术家皇帝宋徽宗登基后,专门在苏州设置了应奉局,为自己搜罗奇珍异宝,石公山瘦皱透漏的美石,就成为人间珍宝。如果在石上注水,石下每个孔都会流水;如果在石下焚香,石上每个孔都能冒烟。花如解语应多事,石不能言最可人。一块太湖石有可能价值百两白银甚至更高,人们趋之若鹜。我们也很想领略神奇,看个究竟。

西山岛上有名的村是明月湾村,在岛的最南端,像手臂一样伸向太湖,视野开阔,据说是吴王夫差和美女西施欣赏月亮的地方。大诗人白居易、皮日休、陆龟蒙等都慕名前来,写下不少赞美诗篇。村内有許多精美宅屋,以及祠堂、石板街、河埠、码头等明清公用设施,让人看到明清时期的文明。最神奇的是村口有棵高大挺拔的古香樟树,已有1200年树龄,一侧主干因火烧、雷劈后成枯木,靠后来发出的新枝维持生命,枝繁叶茂,如伞似盖,俗称“爷爷背孙子”,令人震撼。古村古树,相得益彰,岁月的厚重与沉稳,日子生机与勃发,都贯穿在每一片树叶的脉络里。千年历史风云,千年民风淳朴,千年人才辈出,也许都融汇在这棵古樟树的纹理中,每一圈年轮就是清晰而又神秘的记载。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,千年的古樟树在护佑着明月湾,古樟树就是明月湾最好的风水。

西山岛上明清房屋甚多,最让人折服的,我认为是位于东村的“敬修堂”。敬修堂建于清乾隆年间,占地面积1866平方米,从门楼到杂间,前后共有六进,气势宏大,富丽堂皇,雕梁画栋,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。它的主人是徐联习,其秉性聪慧,幼时家贫无力读书,但常借书自学,过目不忘。他未成年就随族人赴湖广经商,擅长经营,将湖广盛产的稻米运到苏州,又将苏州特产丝绸运到湖广,商船来回都满载,人到中年即成为“钻天洞庭”商帮中的佼佼者。晚年,他归居东村,建敬修堂,把苏州民居和湖广官绅宅第的建筑特色有机融合在一起,成为江南民居中的精品,其中第四进“凤栖楼”雕有12条龙,活泼灵动,意思是一年12个月,每月都要呵护这里的女主人,还留下了乾隆金屋藏娇的传说,让敬修堂就像屋外的太湖起了一层大雾,增添了一份朦胧色彩。我认为,不论传说真与假,敬修堂毫不逊色于徽派建筑中的精品,甚至还要胜出几分,肯定是苏州“香山帮”优秀匠人的杰出之作。

“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”,暗思这话,真道理。西山岛,为苏州增光添彩不少。